

人生智慧

从钓鱼说起

■吴树瑚 文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一段长约几十公里陆地与太平洋相接的海岸,称黄金海岸。当我和一行中国旅游者一起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湛蓝湛蓝的天、湛蓝湛蓝的海水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珊瑚细沙覆盖的海岸,三者浑然一体的天然美景所惊叹、所陶醉。

我是个爱“挑刺”的人。在赞叹这美轮美奂的景色同时,我想这长长的海岸,在环保上总能找到一点瑕疵吧。可是在我目击之处,无论是海水、珊瑚沙滩,或是易藏污纳垢的岸边坑坑洼洼处,竟无一点垃圾。

而且令我惊奇的是,如此大型的公共游乐场所竟不见一个清洁工或执

法者……

远远看到一个澳人正赤脚站在海水里钓鱼,我信步走了过去。见他多则几十秒少则几秒就要起一次鱼竿,而且每次起竿几乎都有收获。更令我纳闷的是,他每次钓一条鱼都要伸开手掌量一下,然后小心地从鱼嘴里取下鱼钩后,把鱼放生;有时则掏出一把小刀将鱼剖杀,丢进鱼桶里。这是为何?

我当即向“地导”(澳籍华人)请教。他说,澳国法律规定,钓得的鱼若小于25公分则必须放生,只有大于25公分的鱼才能留食。

我恍然大悟。

稍作联想,我明白了:澳大利亚的海中,鱼之所以这么多(几秒或几十秒

钟鱼就上钩了),是因为放生小的,捉大的,鱼的资源自然会源源不断地“可持续发展”——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啊!我不由地感叹澳国法律的远见和周全;更佩服澳人的守法和自律。这里没有执法者,这是澳人对法律规章敬畏的结果。

据说,丹麦人钓鱼也很“牛”。他们还会随身带一把尺子,钓到的鱼要用尺子精确地量一下,不够尺寸的即刻放回河里。

我曾在我国舟山的海边、也曾近处新江湾城的湿地,遇到众多垂钓者,看到他们钓了小鱼也不放过。于是我说,师傅,这么小的鱼也不能吃,放生吧,让他长大吧。没料想他们竟众口一词:这鱼长大了,还是我的吗?

好一个“还是我的吗”?!

人们若用这种自私的“心态”对待“生态”,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害国,“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我们的

一些沿海渔民为了多捕鱼,鱼网的网眼越来越小(据说我国对渔网规格有规定,但遵守者寡),大鱼小鱼一锅端,以致我国近海鱼的资源日益枯竭(当然还有近海污染的因素),渔民便到别国海洋里捕鱼,于是被捉被罚,纠纷迭起。

在新江湾城的河里,刚开放时大鱼很多,于是垂钓者蜂拥而至且大鱼小鱼全钓,如此几年,现今的垂钓者放钓多时,能钓上一条小毛鱼,算是运气了。

从钓鱼说开去。

人类要长久生存下去,就需要衣食住行,就必定要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人都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在“保护环境条件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模式”下生活才行。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我国及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索

取越来越多,人们生活中的陈规陋习根深蒂固,环保意识薄弱,破坏地球生态的事件屡见不鲜。被破坏了生态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由于前几年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有偏重GDP而忽略对生态保护的现象,雾霾已不时地惩罚我们。

我国的生态保护之路任重而道远。除了管好生态的“大事”,我们也要像澳大利亚等国那样对一些看似生态“小事”也要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管起来。作为公民,从我、从身边、从“小事”做起。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数(细密的)罟(古时称捕鱼的网)不入洿池(古时指池塘),鱼鳖不可胜食也。”(见《孟子·梁惠王上》)

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不要用细网在鱼塘里捞鱼,否则不会源源不断地有鱼鳖可吃。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

闲话花样

跷跷板

■郑树林 文 剪纸

“跷跷板,滑滑板,大头娃娃做夜班。”迪首童谣是阿拉小辰光经常唱格,里厢唱到格跷跷板是阿拉同学白相格一种童年游戏,迪种游戏本来弄堂里头阿好白相,别过长板凳捺(拿)出来大人要讲闲话,影响邻居格生活所以讲慢慢交就勿白厢。如果想白厢只好想办法到公园里格儿童游乐场白厢,到公园去白厢要买门票,难板偷偷交翻围墙进去,么抓老勿要紧,要是抓老闲话学堂里格老师跟爷娘晓得一顿竹笋烤肉是免勿了格。要晓得老里白早格辰光,阿拉白相格游戏项目是老少老少。要白厢跷跷板只有等到爷娘讲好礼拜天去白厢,格么礼拜天前格夜里困觉是困勿着了,所以讲迪格一夜天就像大人做夜班,要等天亮到公园白厢跷跷板。

白厢跷跷板讲究格是二头平衡,一根长长的板下面有一个支撑点,板的两头坐上去格人重量相差不能太大,相差太大跷跷板就跷勿起来,或者是一头跷起来,另外一头上勿上来。当然有辰光为了比输

赢,一头同学人数跟重量看上去差不多,实际上有两个是坑肉,伊拉少许加眼力度勿让对方落下来,对方一头就跷在半当中,如果双方是四个人的闲话,正应了一句悬空八只脚,能看到对方“悬空八只脚”是蛮有意思格。所以讲白相跷跷板勿光是会白相,还要晓得哪能让对方跷了半空中。

现在阿拉在生活或者工作中再听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同事被其他同事说成是有点跷跷板的话,这跷跷板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切记如果有人讲你做人做事像跷跷板一样,那也许就是形容做人做事体没有原则,颠来倒去看人看事讲话做事,自己没有主见观点。



岁月悠悠

难忘的韩国一年

■葛乃福 文

1999年9月2日,我赴韩国光州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新生活。这一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跨越了我在职和退休两个阶段。我知道,这是我在职教学生活的最后一幕,也是退休后继续从事教育事业的第一次亮相,何况又是国际交流,所以我十分重视,也十分用心。

光州是韩国第五大城市,是韩国全罗南道的道厅(相当于我国的省会)所在地。那里有山有水,树木花卉茂盛,素以风景秀丽著称。它和我国连云港市隔黄海相望。因为当时没有直达航线,我必须绕道汉城(即现在的首尔),然后再从汉城直飞光州。

第一天下午抵达光州,第二天上午10时就开始上课,真是马不停蹄。按照学校的规定,教授每周须授课九节。我教中文系二年级两个班的《中国语实用会话》,再教一个研究生班《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论》,正好九节课,时间为周一、三、五、六,这样的安排虽然不便于每周去旅游,但是却便于备课、改作业和教学。

同学们在课内外都表达了对老

师的感情和希望。他们预祝老师在全南大学生活得愉快,同时也希望老师好好教他们。虽然在这之前我已有些教外国学生的经验,但是面对这些热情好学而有礼貌的同学,我在教学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次总是认真地备课,认真地批改作业,细心地体会韩语与汉语在发音和表达上的异同,以便确定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我教的同学学中国话的积极性很高,他们希望毕业后能从事翻译或导游等工作。针对他们的这些想法,我及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同学能听、能说、能读、能写“四会”。于是有同学向我借中国语录音带,有同学要我教他们中国歌,形成了一个学习的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征求同学意见的基础上,我趁热打铁,建议以介绍我和我的家庭为话题,举行跨班级的中国语会话比赛。这一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回应,报名踊跃。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准备,学生终于写出了12篇会话稿。这些稿件情文并茂,各具特色,可读性较强。经过多次赛前练习和彩排,“中国语会话比赛”终于在1999年11月24日顺利举行。中文系系主任安奇燮教

授致辞,他说:“同学们!你们多半学汉语的时间很短。虽然这样,你们的汉语水平进步很快,越来越高,到了能举办会话比赛的地步,我们中文系的教授都非常感动。我们衷心祝贺今天的比赛,而且愿意称赞你们的努力用功。”他还派教授担任评委。同学们出席的很多。参赛的同学像话剧一样将自己打扮起来,并自制道具,现场气氛热烈。

在韩国一年也常有学术活动。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11月19日,我和全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参加了在济州岛济州大学召开的韩国中国人文学会的年会。一次是在2000年4月29日,在光州朝鲜大学召开的韩国中国人文学会的年会。

光阴似箭,岁月不居。还没有怎么感觉到,在韩国已度过了难忘的一年。我感到幸福的是,我在韩国结识了一些朋友。被称为“华侨领导”的王国德教授平时像大哥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邻居阿妈妮,她知道我来自中国,经常将她种的蔬菜和瓜果馈赠给我尝鲜。在韩国我经常寄信,邮局负责人总是起身同我打招呼,并囑一位懂中国话的女营业员接待我……回想种种情境,仍觉感人。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世相百态

阅读,在书店

■赵韩德 文

从前计划经济,书店基本只有一家,曰新华书店。

书,一本一本地插在书架上;书架前一米,照例是玻璃柜。营业员就在书架和玻璃柜之间的通道上慢慢悠悠踱步,踱过来,踱过去,深思熟虑的样子。不过那时的店员确也配得上深思熟虑,因为问上去,他们肚皮里的书单“刷刷清”。不但清楚店里是否有此书,甚至知道此书已是第几版。厉害点的,还知道作者笔名原名、作者生平、重要著作,乃至著作概要。推荐起书目来举一反三,相当饱学,会使自惭学浅的购书者额角微汗,你不得不对他们的深思熟虑状怀有相当的敬意!

我同学的母亲是一名书店工作人员,每每见到她,我就脖子一缩像碰上了大教授,何况她还严肃地戴着非常深度的近视眼镜。“文革”时我才十几岁,她就相当认真地推荐我买《史记》和《资治通鉴》!当时这些书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她还指示我必须“淘齐”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在文革前几年里零星星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要一期不漏!活页文选每期一两张纸仅几分钱,“淘”到一期读一期,陆陆续续,我

发现活页们的内容绝对不亚于著名的《古文观止》。

不过,那时的买书人蛮苦的,为看清一米开外的书脊上的小字,往往伸长头颈都不管用;书架上的书递给你,一般只能翻三五页,半分钟内得拿定主意,决定取舍。店员的目光从接待到不屑往往就在这三五页和几分钟里起变化。

改革开放,书店的书架也全面开放。店员戴着胸卡穿着西装各处溜达,倏忽之间就不见人影。店员把什么都交给了电脑。你问他事儿,他胸中再无成竹,挥挥手,意思是您到服务台查电脑罢。读者也放肆了,什么贵重的书都敢拿、都敢看、都敢乱丢。

更有家长为了从娃娃抓起,摩肩接踵地带了小把戏到书城来;来了之后,自由放羊。小把戏们纷纷扑向五彩缤纷、装帧精美的“知识”。和娃娃们一个模样,不买书,只是来自由翻阅自由汲取知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青年壮年真不算少,耐心好的,背包里还配备了餐巾纸、矿泉水和汉堡包。

提供阅览的图书馆里,反倒无此景观。淮海中路高安路的“市图”,进去真是毕静,听得见针头落地。看书的手续一道一道,不要说坐在地上,说话声音稍大些都不行。墙上贴着一大堆规矩,大人尚且吃不消,小把戏肯定更加委屈更加挫伤积极性。

避难就易,阅读不在图书馆,依然还是涌向了书店。